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金應琦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判

吳訥曰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
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
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
均以勞益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筌釋若

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
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
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
翰紕繆為下其上者加級超資中者依資以叙下者
殿一選如晦菴登第後詮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
是已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為題其文亦
用四六而以簡當為貴今錄以備一體云 徐師曾
曰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

人以吏為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竝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

誤不下鍵判

唐王維

甲司官門遇晚上直忘下鍵鎖乙告發科罪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關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閭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廐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無礙必寘嚴科

家僮視天判

負椒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

甲云專心候業不伏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為儒亦博覽而多識甲
誠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管公
明之好事不寐每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星或至
於明發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晦風
占之跡況門庭之內賓友相趨遂乃別構青樓迴披丹
檻當牖異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
猶且致尤雕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

良多公憲正詞刑其無赦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為律娶妻判

周之翰

甲善筭為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摠洛閎之妙術洞律呂相生之道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述

似叶揚子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况妙極玄
穹豈無知於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為妖察之於今如何
結罪告者無理咸從配之

藏冰不固判

裴寬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家不依尺樣

正德厚生九功惟叙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
一不可況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涸陰沍寒孤
絕聽而無疑雁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黃

冰結三河波瀾凝而不動眷言王者則有司存理宜採
彼豳詩循芳魯策獻羊無闕賓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
以速官謗氣已昭於發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戶
家固難免於科罪

燕弓矢舞判

蕭昕

燕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巡列將撻之曰眡瞭詔醫
來臯

選勞策勲辨樂論德師曠侍晉知崇侑食之儀士會平

王頗識散烝之禮於是小臣戒備大師辨章笙入懸間
歌升堂上禮亦異數既加邊而稱節樂其無筭方及旅
而揚觥率禮未見陳弓措朴固宜行撻國子以行能不
著版籍徒編之周瑜之聽音同孔張之失位使仲尼忘
味不及在齊吳札觀風還同自鄒舞師見察而不迷於
樂章瞽人妄告請無廢於杜舉

四品女樂判

李仲云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處分

爵以馭貴樂以報功異其四者昭以聲文既比物以飾
節亦安德而教和乙也銀艾蟬聯朱輪焯耀名稱貴士
位列清班家乃伐冰朝膺食肉二肆未陳於縮雷一部
且列於曲房事等馬融義符魏絳且窈窕開淑娥眉麗
姿樂則備於伶人禮可嬪於君子功乃系京舞節鏗
鏘稽命數而合宜在法令而何爽御史糾按無乃深文

同前

李應

禮不與奢慎微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

愆其義匪懈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鐘而乃
翕如純如類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
施意齊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倘人躋通班列四備
之嘉樂國有成命因五利以和我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聚徒教授判

宋少真

甲聚徒教授每春秋享射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學以知道行以成德謂修己之不懈則化人而有孚甲
括習詩書佩服忠信談經不同於稷下請益其多強學

頗類於關西發蒙斯衆既聞講道亦見習儀且享以訓
恭射則觀德素木瓠葉足表獻酬之教桑弧蒿矢方昭
揖遜之容學不習而則無禮不行而斯壞刑而詰致何
迷鄒魯之風習以見尤其如城闕之刺祭遵施之於軍
旅尚不云非劉昆列之於家庭且未言失古則可據今
何以疑所謂習不違經學無廢業告人昧識徒效西鄰
之責言在甲合儀請遵東觀之故事

父在杖堂判

晁良真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
形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
氏家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
遠赴林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
枝未摧桂樹猶茂執椅桐之杖上芝蘭之堂循禮制而
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蜡饗不祀判

鄭岑

歲十二月有司行蜡饗不祀司嗇迎猫而祭之御史糾云古之君子使而必報

大司徒以物地是事小宗伯以人神是圖我稼既同則田祖斯饗爾酒既旨故嗇夫載馳堯典授時羲氏成於歲職魯人將事宣父與於蜡賓二三有司是勤執事案不薦守自以速尤且藏冰以閔猶祭司寒何殞霜既成獨遺司嗇雖云迎猫而祭其如避馬有辭且以德勤人豈三施而無報以庸食鼠將一祭而未忘況主稼則人

食田惟獸棄人與獸雖祭何為如或不有是神無足稱者一作爾必也猶能為鬼不其餒而嗟呼主祠何其展事不如林放有問豈得季札無譏卒為漢儒尚見非於齊魯未聞周禮何謬居於滕薛御史執法愚所謂臧

清白二渠判

薛霽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導水東流百川歸海甘泉北對二渠交錯灌注不息點

黎資上善之功奔瀉無窮生靈得下潤之廣鄭國創業
白公繼焉秦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力決渠降雨不
待商羊之歌荷鋪成雲寧假飛龍之氣理合克奉時令
謹塞隄防水潦盛昌懼有奔突桃花泛溢增修及二月
之前瓠子無疑作興謠流潤安四民之業遵乎令典誠未
失時見彼章程不罹其咎有詞難罰無濫斯人

襲代封逃判

張疇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
知本支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高勲庸夙著金柯玉
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
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雁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館屢
移何邵承家泣然流涕桓玄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
之風遂有逋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今範猶存太伯辭周
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
無虧太伯之高節

子姪承襲判 席預

武功申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
養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誓
獄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鐘公侯之業為大門驅駟馬

路擁旂

一作
幡

旗謀孫寄於衆

一作
象

賢嗣子希於必復伯

宜太微叅代登上將之榮階黃土白茅踐通侯之貴族
千二百石與羣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竝列當

陽侯之文武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下淚數奇
興歎殊李廣之無封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鸞
傷玉鏡鶴怨瑤徽分劍匣之沉浮異椅梧之生死崩城
一慟非無杞婦之哀染竹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
而憫默徒念平生撫猶子而傷心空思繼絕立嫡違法
自有全科無後國除宜從甲令

當襲偽暗判

湯伯職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偽暗讓人告訴病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
戎旅道在干城觀三邊之羽書獻七縱之奇策閭外之
事既受命於爪時軍中之法幾申號於葱嶺雖王師有
征而胡兵尚寇甲第之歡未展庚日之悲已及逝者何
追空怨盧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封眷彼雁行
同夫鳥啄韋賢之子固是齊芳劉憲之兄宜其等列隸
華有訓桃李無言不慚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前史
嘉其德讓今人胡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投牋獲弟判

楊守納

河內縣荀君林乘冰省舅冰陷而逝兄倫求屍不獲
遂作牋於河伯經宿冰開獲君林執牋出鄉人告稱
妖惑

風化所行德義為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
良道存甥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
寧止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璧故使薄冰必
履微軀不恡乘逝水而長往詠龍君而久辭兄倫志切

鵲原情敦雁序散彼隸

一作花

夢恨盈東注之流

一作川

投

於賤牒泣下西門之淚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
緇帙雅譽標於古今執牋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告
妖恐或紊於常典

服喪競渡判

康廷芝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
絃有縣人王文身居父喪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
渡因爭先逐打舟人臂折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雷陂迴瞰近屆邦溝郊連五達之
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良辰纏絲
令節江干可望俱逝白馬之濤邑屋相趨竝載飛龍之
軸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湧修浪以鳴舸更同浮葉
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
文閭閻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禮儀多闕三年巨痛
無聞毀節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情存勝
負志在雄豪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

不等忽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遂折羊公之臂然其居喪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論情撫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理資丹筆

索肉決屠判

張鷟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寓於左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霸貴緒三轉名家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

之肉貪婪之性無媿於維鵜鵲餐餐之情有同於相鼠庖
丁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徐秀才之耿直
詎肯庶幾韓安國之疎通曾何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
追崔琰芳聲去之匪遠天津橋內實歸左衛之麾清化
坊中豈是西曹之館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箠撻非
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虛止從
凡鬪宜從犯狀據法論刑

奏事口誤判

張鷟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答三
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復徵銅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疎通清音朗徹裴楷之
英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羣寮領袖自可
曳裾紫禁伏奏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
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豈容
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威俄聞奏劾罰金既罹於
疎網辯璧無捨於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答罪不失事意

自合無辜雖觸凝霜理宜清雪

挾私受臧判

張鷟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為
御史彈順受臧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
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臧不虛

田順提舉晉室讓佩汾陽作貳分城叅榮年刺性非卓
茂酷甚崔林鞭危寧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
郊尉雌伏喬玄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

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
振白露之清塵糾黃鳥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
乃為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鎡坐法有常科三千
獄公刑茲罔捨

支布易絹判

張鷟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
百姓訴不便務欸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
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雞伏秦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
能無聞播美張蒼之美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
軍儲曾何介意迴長作短異趙逵之精心變近成遙殊
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
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縈獨無也紂
絹稱以納庫廩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
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不允放歸判

張鷟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王上股肱是為心膂漢高之得樊噲鄒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材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丘失明亦修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

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蛇御輝棄不以細類
為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
要所須宜依舊定

姪襲不合判

張鷟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錫爵庶子告不合
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因之道若
骨肉無異鴈鳩之美克昌血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王

暢名叅驍衛職綰羽林俄纏風燭之災近絕烝嘗之嗣
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
荀顗令君子之子珠玉相輝韋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遞
茂枚臯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貴族三鱣之寶
銀黃所以挺生七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
胤猶子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為子求官判

張鷟

山陽公主為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泝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萬金之禮斯
盛張教勲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沾脂粉之餘潤
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
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
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為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
言有行胡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
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誣奏祥瑞判

張鷟

禮部奏海州奏朱雁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
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尼分教六經成王任於邢伯建
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睦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
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
鄰八水斜瞻鸞鷟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
陳敬所奏瑞雁翻朱薛泰申文祥麟孕素絕丹霞於
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既有狀驗空

有秦章尋鳥迹於雲空察人形於水鏡刻猿猴於荊棘
尚且見欺說蠶繭於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
神狀等繫風如何薦廟管窺其事案記為宜

妖人幻術判

唐闕名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
其瓜並盡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
之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錢客家臨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蜜

理美至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
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衣田躡履循茲猿
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
自含米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
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蒂母
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
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
自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錢客空

呈真虛莫辯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孝女立碑判

唐闕名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
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爪設祭因而自投江
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
媚容數日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篤
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

伍相青鳬坐覆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
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牋忽以祠瓜何殊薦芟衝心
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
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沈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
不媿褒揚未題黃絹之辭先寘玄纆之罪州司滯獄法
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離任受饋判

宋余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

本任

食藥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搽則非安得因其去
官遂不思於潔口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飛鳳銜書
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
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
誠在蒞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維去任之晨何乃肆貪
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
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食蓋當於旅食叔

魚返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啟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不許立戟判

余靖

丙為左僕射門立戟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戟儀曹不許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閭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鵲印傳家蟬聯龔寵斗樞踰貴既

升八座之榮吐土啟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固達
宏規以謂扶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
槩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
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未該於今式宜少叶於
謀猷況乎尊有壓卑之文備昭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
著章程國有人焉古之道也恩榮沓至任旌高顯之勲
制度紊愆宜善柳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它規戴記傳
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榮戟寧聞於再頒必採

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約

徐師曾曰按字書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畧之與愚謂後世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為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為

一體

僮約

漢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
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簾裁盃
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碑地刻大枷屈竹作把削
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跣坐大呌下床振頭垂釣
刈芻結葦臘鱸汲水酪佐醢醢織履作粗黏雀張烏結
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淩園縱魚雁鶩
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捐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
潔餒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

落桑披稜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棧發疇龍集破封日
中早焚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
行酤汲水作餠滌杯整樓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
芋膾魚鮓醃烹茶盡具舖已蓋藏闔門塞竇餒猪縱
犬勿與鄰里爭鬪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
惟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
偶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
用錢推舫惡敗梭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

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桑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
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
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
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栽轅若殘當作組機木
屐及甌盤焚薪作炭礪石薄岸治舍葢屋書削代牘日
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
豆多取蒲苧並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
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

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嚙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
戶上樓擊鼓倚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
奴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
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
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卷文徧訖詞窮咋索化化扣
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
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
敢作惡

呂氏鄉約

宋呂大忠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
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為都約正有
學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

都副正
不與焉

置三

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觀者書於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
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

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
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
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
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
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
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
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

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

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

酖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

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

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侵人者知過不改聞

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

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惑衆

聽者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文書及發揚人背非或相嘲咏匿名

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括克者專務進取不

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
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日德業不相

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

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

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

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
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
治門庭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

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

者五曰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

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已三十歲

曰長者

謂長於已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

謂年上下

不滿十歲者長者謂稍長少者為稍少

曰少者

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

謂少於已

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

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且賀謝皆為禮見

皆具門狀用幘頭公服腰

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幘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

皆為燕見

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具已名榜

子今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

子弟以已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

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

之家惟所服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

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

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

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

拜而後坐燕見不拜

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

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則致謝訖揖而坐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可也後皆倣此

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

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

稍少者先拜
旅見則特拜

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徒行則主人
送於門外

凡少

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

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

客止之
則止

退則就階

上馬

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
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

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

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

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

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

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倣此

若已乘馬而

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

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

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

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

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必投書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

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

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

非士類則不

若有

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猶以齒

若有

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

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召

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

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於兩楹

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桌東西向上客亦降

席立於桌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桌

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

若少者以

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

如前儀惟獻酒不拜

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

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

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

慶之

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

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

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

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

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

用幣帛酒食菓

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三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或其家力有

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曰凡弔禮聞其

初喪

聞喪同

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

凡弔尊者

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
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

襴衫素帶

皆以白生紗絹為之

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

死者是敵以上則拜

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
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
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

之賵如賻禮或以禮食犒其役夫及為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

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
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

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

惟至親篤友為然

過朞年則不哭

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朞日者

為之朞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

正而詰之且書於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日水火

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

貧則為助出募賞

三曰疾病

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

喪

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納

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

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

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之為

七曰貧乏

有安

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

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

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約人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若遠者惟赴孟朔

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二行麪飯一會餘月

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

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於北壁下

無鄉

校則別擇一寬閑處

先以長少序拜於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

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

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
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

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

下出門西向南上

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

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

如門外之立

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

從之

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

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

約正少

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

上長者西向南上

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

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

惟以約正

之年為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

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

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

直月又

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

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

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

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

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

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項之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上約中年最尊者坐

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

東上

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

正詢其實狀於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

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

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

容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

而書
之
至晡乃退

雲社約

明賀復徵

社之號著於禮僅若今之同里云爾顧世之標為名者
務廣大其聲氣且或互相援附黨人之目適為賢累社
云乎哉夫社自不廢廣大也傳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然差下焉一國爾一鄉爾不啻天下也予猶
未免為鄉人也則社於鄉宜爾亦以遵禮云爾社有約
詞必質為骨也言必實為宅也行必平為域也毋苟同

毋立異業不相訾方員皆絜也文不强律華朴皆飾也
宴會不以奢相伐也談議不以拂相失也望衡對宇歡
情日接千里命駕偶一相思所以重聚樂吉不速也如
是庶幾同心矣心之既同不以窮達異并不以生死異
則他日特立於治亂安危之際可以見天下而質古人
亦此心爾徒社云乎哉

社之有姓氏也所以別異也姓氏之有譜也異而同矣
生同鄉業同道行同志其天作之合耶譜姓氏第一吳

次修贊元行二夏遽然遽行一蔣冷生清行一睦修年
思永行三楊爾寧志遠行二姜賢聚大緯行三吳襄宗
拱辰行六湯愚公愚行二張範我伯駿行一家弟賀魯
縫王醇行二舍侄賀古愚之直行一予不佞復徵字仲
來行二

夫士立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社必以年序也序年第
二吳次修萬厯辛丑年七月二十九日生夏遽然萬厯
辛丑年八月十八日生古愚侄萬厯癸卯年十二月十

九日生蔣冷生萬厯甲辰年十一月二十日生魯縫弟
萬厯丙午年十月初四日生睦修年萬厯己酉年正月
十四日生楊爾寧萬厯己酉年五月二十六日生姜賢
聚萬厯辛亥年四月初十日生吳襄宗萬厯癸丑年六
月初九日生湯愚公萬厯甲寅年九月十一日生張範
我萬厯甲寅年九月二十日生予不佞復徵萬厯庚子
年三月二十六日生而馬齒加長矣

每月以佳節為期期先十日傳一東期日已刻早赴不

待速務在必赴毋爽期訂期第三中秋仲來重九爾寧
迎寒次修長至賢聚上元襄宗花朝愚公上巳古愚結
夏範我端午魯縫七夕遽然冷生修年

交之有社也以文事起也文章一事寸心千古安得以
雕蟲少之是日務拈數題有切時務當義理協性情者
不拘今文古文詩歌之類彙月長處以便傳送互閱徵
文第四

會日聚談不有紀錄雖空谷足音亦隨響而逝矣或尚

論古人或縱談時事或立心獨證或互有發明各記其語日久成帙亦可覘所得也紀言第五

學貴下也戒傲心功貴恒也戒怠心入貴異也戒躁心養貴靜也戒蕩心應貴直也戒機心器貴宏也戒褊心欲貴寡也戒貪心用貴節也戒侈心識貴超也戒習心人貴同也戒忌心申戒第六

登山臨水日宴忘歸林木翳然會心甚遠或策杖郊坰或放舟湖曲正不必拘拘集斗室也選地第七

騷人墨卿四方豪傑之士有至止吾鄉者不妨邀入以成勝會庶得知新之樂益見大道之宏廣類第八

午食每席暈素六簋夕則兩點一湯菓脯之類不過二十器不殺生酒行無算寧損於約內毋溢於約外例供第九

社友逢初度諸友各具小分送主人主人期以日食俱減半務益簡素鄉居遠者不必與惟庚寅兮吾以降靈均所以述始生也燕始第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一

吳訥曰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兪吁咈見於言語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真氏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僅取其春秋所載內外傳

諫諍論說之言著之於首其戰國以下諸臣進說有
可以為法戒者間亦採之以附於後

復徵曰按古人數奏諫論之辭見于尚書春秋內外
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
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
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今自左國而下數而錄之一
曰諫二曰請三曰論疏四曰諸臣論說五曰諸賢論
說總之曰論諫以為書疏之所始云

諫征犬戎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
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
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
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
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

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
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
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
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

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

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諫監謗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藻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自公卿

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
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
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
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
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
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
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諫專利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

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莢

諫不藉千畝

國語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業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蘇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

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
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
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
被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
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

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
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
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
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
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
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拘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
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餼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
媚於神而餼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
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
績於姜氏之戎

諫立少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

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諫以狄伐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
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昞郕

雍曹滕畢原鄭卯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
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母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
為患王又弗聽

國語曰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
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
讒闕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
若是則闕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
鄭武莊有大勛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
頽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

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蘇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其母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
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
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荊嬀是皆
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勛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
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亡不至動亡不

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
離判民乃携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
亡列於王室鄭伯甸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
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
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
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
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外利矣書有之曰必

有忍也若能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諫壅川國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

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物歸於下䟽為川谷以導其氣
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
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
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
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
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
弗福虞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
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

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畫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
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
溝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
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
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
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
心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者也此一
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肩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卽猶在申呂雖衰齊
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愾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
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
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
以殄滅無肩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

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
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
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蓋可知也其興
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
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
王宮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

諫鑄大錢

國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矣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
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
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
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名災周固
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

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國
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
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鬴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
曰瞻彼旱麓榛楮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
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
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
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
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

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不聽卒鑄大錢

諫鑄無射大林國語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

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
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酥也在清濁之
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
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
鐘聲不可以知酥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
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
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

聽齟而視正聽齟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
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
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
然則能樂夫耳內齟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
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
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
之至也若視聽不齟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

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
易之名有過憲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
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
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
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
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
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
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

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
從龠龠從平聲以龠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
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
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龠
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
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
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龠利物備而
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

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
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蘇平非宗官之
司也夫有蘇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
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
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
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
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
鐘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
備樂之則為

蘇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所曹好
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
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
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蘇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論諫二

諫寵州吁 左傳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

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公弗聽

諫觀魚

左傳隱公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

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滅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諫納郛鼎

左傳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郛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滅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

染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紕紕昭
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
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
律今滅德立違而真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
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章也卽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

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
忘諫之以德

諫追楚師

左傳桓公六年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
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
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
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

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諂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

諫觀社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
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
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
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諫假道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臯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

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諫焚巫尪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滅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諫不備邾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滅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

其無謂邪小蟲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諫去羣公子

左傳文公七年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六卿和公室樂豫

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諫夏濫淵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
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
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
罝羅措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
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邪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
槎蘖澤不伐大魚禁鯢鰠獸長麋麋鳥翼穀卵蟲舍蛭

鰥蕃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諫縣陳

左傳宣公十一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

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
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
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

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書有禮也

諫討荀林父

左傳宣公十二年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

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滅
潞晉侯賞桓子亦賞士貞伯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
子吾喪伯氏矣

諫襄公如楚欲還國語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
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
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

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蹠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

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諫楚子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閤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

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

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數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諫晉侯

左傳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
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
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
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臯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
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
以說焉

諫靈王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歲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於四方余恐德不類茲故不言如是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

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
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為令君桓文
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母乃不可乎周
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
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幸也王病之曰予復語
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
不然巴浦之犀兕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

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諫誅祝史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瘕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歎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歟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亡怨動亡違事其祝史薦信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割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夫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荏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諫禳彗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不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諫伐魯

左傳定公九年

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

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茲陽虎所欲顛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

諫許越成

左傳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槁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
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
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
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
之外吳其為沼乎

國語曰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
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
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
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
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
以自傷也使我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
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
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

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諫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
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
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使於齊屬其子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
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櫨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諫秦昭王輕韓魏

秦中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而起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諫秦昭王伐趙

白起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

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
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
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
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
饗飲食鋪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
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
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
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此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十里持戟百萬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

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譖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如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

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
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
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君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
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
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
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此時乘其
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
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

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

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俟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

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
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
不復生臣寧復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
察之王不答而去

諫魏王割地講秦

戰國策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
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
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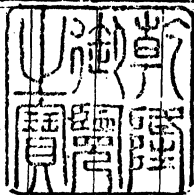
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耶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諫魏王攻邯鄲

魏季梁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
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方北面而持其駕
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
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
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
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
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

至楚而北行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十三